

薛楚凤画集

雅

画

碧玉印
文曰福



吾曾讀謂平生僅一事未足但少福耳故長得之所以補不足也
曰或向何為福卒然竟不知而答細思之福之一字豈易識
哉有言還無之而還無有暇之在前忽焉左後 錄奉
吾純先生博笑 維年若月一角廟上人老于不廟上



ISBN 7-5430-2570-1



9 787543 025707 >

ISBN 7-5430-2570-1

周翼南 编

薛楚风画集

武汉出版社

(鄂)新登字08号

书 名：薛楚凤画集

策 划 湖北万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编 者 周翼南
责任编辑 吴 涛
装帧设计 吴 涛
监 制 熊召政
装 裱 武汉墨友斋艺苑
出 版 武汉出版社
社 址 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103号 邮 编 430015
电 话 (027)85606403 85600625
印 刷 嘉亨印务(武汉)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mm 1/16
印 张 8 插 页 5
版 次 2002年1月第1版 200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0001-2000册
ISBN7-5430-2570-1/J·107
定 价 108.0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1902—1976

雛鳳畫好
乙亥白石

古畫法似大滌子
筆情活潑
不任前朝畫聖
如見出幅三數自
知其版刻也
雛鳳先生正題
乙亥冬齊白石



序

鲁慕迅

历来都有一些学养深厚、才识卓异、品格高尚的画家、诗人、学者，因其淡泊名利，且又遭际坎坷，以致生前潦倒，死后寂寞，终于被历史的尘埃所湮没。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不幸，也是人类的损失，历史的不公。其中或有幸得遇知音而被推介于世者，如陈子庄、黄秋园、林散之等，也只是少数；还有更多的这样被湮没者，如薛楚凤、徐松安、王云凡等诸多前辈，尚有待于人们去发现，去认识，去披沙拂尘，以使他们的名字连同他们所创造的精神文化珍宝重光于世，嘉惠后人。这是在纪念薛楚凤百年冥诞之际我所首先想到、也是我长时间以来一直难释于怀的一件心事。

薛楚凤先生是一位学者，一位高人，一位格调超拔的书画大家，同时也是耿介、恬淡、不慕荣利的一介贫儒。他执着地追求艺术，追求人生的高境界。虽在干戈飘泊之际，身处逆境之时，犹不移其志，不改其乐。他还是一位仁厚长者，虽身具傲骨却谦诚待人，对青年学子尤其热心扶掖，湖北青年书画家多有得其教益者，我也是其中的一人。

先生书画俱精，人称双绝。书法工小楷与行草。小楷取法唐人写经，兼有行意，作小幅题跋及简牍，精妙无如。他写给友人的片纸寸柬，俱被珍藏。其行草从汉隶魏碑筑基，兼融各家草法而自创一格，面目独具。用笔多取中锋，沉着遒劲，流畅自然；又喜用淡墨，墨彩绚烂如画；其书风平易中见新意，高格逸韵，超尘脱俗，一如其人。

先生之画，继承了宋元以来中国文人画的精华，具有丰富深厚的文化内涵。其山水得石涛、石谿神髓，脱胎山川，神遇迹化，无人间烟火气。笔墨格调，俱见大家风范。花卉则略近八大，笔简意赅，时出新意，信手挥写，皆成妙章。无论书法绘画，他都主张师古人之心而不师古人之迹。如他在一幅画中题曰：“学石涛而不似石涛，不似石涛亦似石涛，似与不似之间，自有一角楼上人在也。”又一幅画中题曰：“清湘老人虽已久不在，然以神求之，何处不相逢。”他虽然非常崇拜石涛、八大、扬州八家及历代大师，对他们的作品深研精读，几废寝食，但只是从汲取营养，化为己有，决不模仿和重复前人。他的书和画都是作为抒写性灵、表现自我的一种需要，并不博名求利、迎合媚俗。先生住武昌鼓架坡时，斗室狭陋，仅一小条桌，笔砚书册之外，所余方尺许的桌面，便是他挥毫驰骋的自由天地。早年喜作丈二巨幅的他，这时也只能作方寸小品了。然而就是这些方寸之大的小幅，也限制不了他海阔天空的神思和高逸深远的意境。其中许多精品佳作，堪称小品画的典范。先生尤善题跋，文采蕴籍，书法佳妙，寓意深刻。或精警，或诙谐，或睿智，俱都发人深思。我们从先生的书中画里所看到的，是一位冲融恬淡，纯真高尚，充满智慧和哲思的可敬的老人。他的书格、画格和人格得到了如此高度的统一，体现着中国文人画可贵的人文精神。

由于历史的不公和坎坷的际遇，先生远未能尽展其才学和抱负。这本画集中所仅能收集到的作品，也许未能全面反映先生的成就造诣。即便如此，这些作品也是值得我们倍加珍惜和认真研究的。它所能给予我们的启迪和教益将会远远超出这些作品之外。

画集的出版，填补了现代中国美术史，尤其是湖北美术史上的一个空白点，同时也是对薛楚凤先生的一个最好的纪念。

辛巳初冬于深圳

楚天之风

周翼南

薛楚风先生是一位杰出的艺术家，他为河南南阳人，生于1902年，抗战期间避战乱而南下，以后便滞留楚地，直到他1976年离去。

我同薛楚风先生没有什么缘份——在他生前，我仅见过他两次，而且没有交谈。记得第一次是文革期间，那是1975年的夏天，当时外贸部门邀集武汉的老画家们在汉口招待所作画，其目的是以画去换取外汇。中国具有爱国心的知识分子往往是召之即至的，尽管老画家们在前不久还遭到残酷的批斗，仍拖着多病和满是伤痕的身子来为国效力。招待所离我家很近，我便去看他们作画，最引我注意的是一位身材高大、脸色苍白的老画家，他作画时拿笔的右手在剧烈地颤抖，每画一笔都要花很大的气力，那情景令人心疼，以致我不忍心去看他究竟画的什么。我听一位在场的熟人说，这位右手颤抖的老画家名叫薛楚风，他的右臂患有一种神经性痉挛的毛病。

不久，便反击“右倾翻案”并批判“黑线回潮”了。市里举行了一次“黑画展览”。老画家做梦也没想到，他们在酷暑奋力画出来的作品又一次被当做被示众的“活靶子”。我设法去看了这个“展览”，其中便有薛楚风先生作的一幅“黑画”。他画的是一幅山水：在青山绿水间，一位老人坐在小船上钓鱼；画上还题有一行字：“只钓鲈鱼不钓名”。我看着，心里暗暗叹息：这位老先生真是太书生气了，在那充满杀机的日子里，怎么能画这样的画和题上这一行字呢？

到了第二年4月，传来薛先生病重的消息，老友鲁迅邀我去看望他。我们来到武昌一家医院，看到失去知觉的薛先生被搁置在熙熙攘攘的走廊里，他双目紧闭，脸上毫无血色。他的从外地赶回来的儿子在一旁落泪。我心中惨然。我同慕迅在简陋的病床旁默默站了一刻钟，我们知道这是永诀。确是这样，不久，这位老人便离开多灾多难的人世，安息了。

我从慕迅那里了解到薛先生的一些情况，知道他是一个极有学问的长者。他不仅擅长书画篆刻，对文物鉴定也有很深的研究，他朴纳谦逊，谈吐风趣，极肯帮助和提携后辈。但他生活很清贫，有时连买宣纸的钱也没有，故他用各种纸——甚至是香烟纸——作画，画幅均小，慕迅给我看过他所藏的薛先生的几幅作品，最令我叹服的是一幅“长卷”，其实这幅长卷长仅70厘米，宽仅10厘米。我没有想到这么一点篇幅竟能表现如此宏大的景象。薛先生画的是万里长江——一抹如带的远山延伸到天际，使画面的空白有了充实的内容：上边是辽阔的天空，下边是浩渺的江水；江面上用淡墨点上许多帆影，看来很不经意，实者疏密有致，从大到小消失在天际，即便笔尖大小的淡墨也给人以帆影的感觉。薛先生大胆地在画面的左侧留出一片空白，约占画幅的三分之一，然而使人并不感到空虚——就像我们站在江边远眺一般，这空白既是天，也是水，水天相连，浑然一体，显得无限深远开阔，令人心旷神怡。这幅作品正是从无穷无尽的气象意象中体现了薛先生艺术手段的独到特色。

薛先生将这幅画题作“江天无尽图”，并在画面的楚天上写了一段很长的题跋：“尝见作长江万里图或溪山无尽图者，率皆以片断景物联缀成长卷，如弧光照象，对之若正墙面立，神为之囿，气为之塞，虽曰万里，虽曰无尽，实乃咫尺眼前，一览便尽矣。窃以为所谓万里，所谓无尽者，应不在多景，而在气象，一溪丘壑，亦自有其万里无尽意，然亦必似此之万里无尽，乃真吾所谓万里无尽也，此图但曰江天无尽，水天一色处，奚啻万里哉。”

这段题跋可视为薛先生遗下的画论了。可以看到他有何等的眼界、何等的胸襟、何等的胆识！

那时，我也认识了老画家王文农，得知王文农老师同薛先生相交甚深。王老师曾让我看过薛先生送给他的一些作品，有一幅字书的是李白的诗：《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其字超然脱俗，一气呵成，于随意处更见功力，通幅神完气足、自由天然，无丝毫阻滞之迹，实为难得的墨宝。看着这些飘逸洒脱的书法，落款竟然是这么四个字：“楚风病臂”。

薛先生去世后不久，我曾随慕迅去看望过薛先生夫人。我们来到武昌一条僻静的小巷，走进一间破而旧的老式平房。房子极潮湿，黑瓦上布满了青苔。我们一进门，薛先生的夫人便拉着慕迅的手，泣不成声地说：“没有想到……一个人……就这样……就这样被消灭了！……”

但我想，一个人未必那么容易被“消灭”的——只要他生活过，只要他常为他人着想并执着地创造过，那么，他的离去不意味生命的结束，他会活在亲人和友人的心中，他创造的艺术品会留传在人间。永远。

薛先生生前常以“东西南北人”署名题画，喜搜集奇石，曾作“奇石图”多幅。王文农老师说，当日寇入侵，薛先生携家南下，行前只得将所藏的一些奇石放入一颗古树的树洞中。

或许，那些世间的奇石还在那里吧？但愿它们被有识之士觅得。

1990年夏于花桥

怀念父亲薛楚凤

薛 健 薛 嘉

经作家周翼南先生十余载游说，及武汉出版社和湖北万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倾力支持，先父薛楚凤的画集终于问世，此善举功德无量，存殁皆感，我们深知个中甘苦，欲报无门，唯心香一瓣，虔祝天佑斯人。

先父为河南社旗人，属南阳府，故称己为河南南阳人。生1902年，幼失怙，聪颖异常，三岁即能背诗，画花鸟虫鱼皆成形。

父讳蒯陵，字楚峰，解放前感生不逢时，依“凤兮何德之衰”意，改字“楚凤”，或用“雏凤”。一生从教，间或为人作幕，长于忧患，半生颠沛，然习画不惰，秃笔一支，见纸即画，纸是必书写而后方作它用。

作画前惯于展纸于案，执笔凝视，沉思片刻，而后蘸墨一挥而就，成幅后置案头，反复审视，度其气韵佳否？皴点得宜否？勾勒板滞否？画境自然否？等等。废寝忘食，以画为乐。夏日酷暑，汗流浹背，忘蚊虫之叮咬；冬日严寒，挥毫命笔，不知手足之冻僵。日必作画，常年不辍。然存留画作不多，所存之作，常检视之，不合契合者，便毁之，毫无痛惜之感。

早年喜作丈二大幅，晚年多作方寸小帧。有客曰画太小，先父笑曰：“画之好坏安能以大小量度耶？”其实，非不愿作大幅，实家中无展纸之案也。先父称其小画为“稿画”，拟俟有条件时择一些放大重作，惜乎未能实现。

先父常论画，曰：

“把山川灵秀之气投来纸上，挥洒自如方是功夫。”

“画面宜简勿繁，总以疏朗为宜，以静气取胜。”

“不可不似，不可太似，应于似与不似之间，取其神。”

先父喜书法，主张无论书画，皆要灵气，写字要多读帖，多看帖，不要刻意摹仿。有亲友勤于书，日必临帖半日，先父见其字叹曰：“只得其皮，失神失髓，书入魔道，灵性皆失，再难写好！”先父爱石成癖，1943年避乱居伊川山中，日捡山溪中怪石为乐。后南下，犹带石多枚。经襄阳，遇兵，兵见箱笼沉重，开箱检视，仅旧衣裹石已，始愕然，继哗然，以为疯颠，挥之令去。宿荆门，又遇枪战，行李尽失，奇石亦失矣。先父怅然甚，遂作《东西南北人伊川采石图》一册，记其事，留石形，聊慰忆石之苦。

先父为人谦逊，然而对任何人都不顶礼膜拜，他与齐白石、徐悲鸿均有交往，曾曰：“能达到他们那样的程度，确实不易，但亦非高不可攀，他们的画有的好，有的不见得好，尤其是应酬、敷衍、入市之作，多不可取。评说要实在，不可有一丝违心之谈，否则落一心病，终生难愈。”

先父生性淡泊，鄙钻营。抗战时在西安，旧识中多有发达者，或劝其结纳，不肯；复劝他卖画，亦不肯。友人急，强携画裱后售出，然得钱尽买文物字画，穷蹙如旧。友人叹曰：“怪癖日甚，无可救药。”先父烟酒不沾，每餐以面糊作汤，一饼为足，几无可更之衣，然耽于收藏，曾见扬州八怪册页一本，欲购无钱，欲罢不舍，辗转不眠者数日，搜尽家中值钱衣物，变金得之，其心方安。

“文革”初期，抄家风起，先父拣大而碍目之文物，以车二辆送省文史馆，至今未归还。先父喜汉印，收藏甚丰，1969年被工宣队以桌布兜走“审查”，逾数日，召先父去，强以120元全数“购之”。先父回家时目赤神散，蒙头而卧者近月，自此精神恍惚，不复言画，后喟然叹曰：“想不到人性泯灭竟至乃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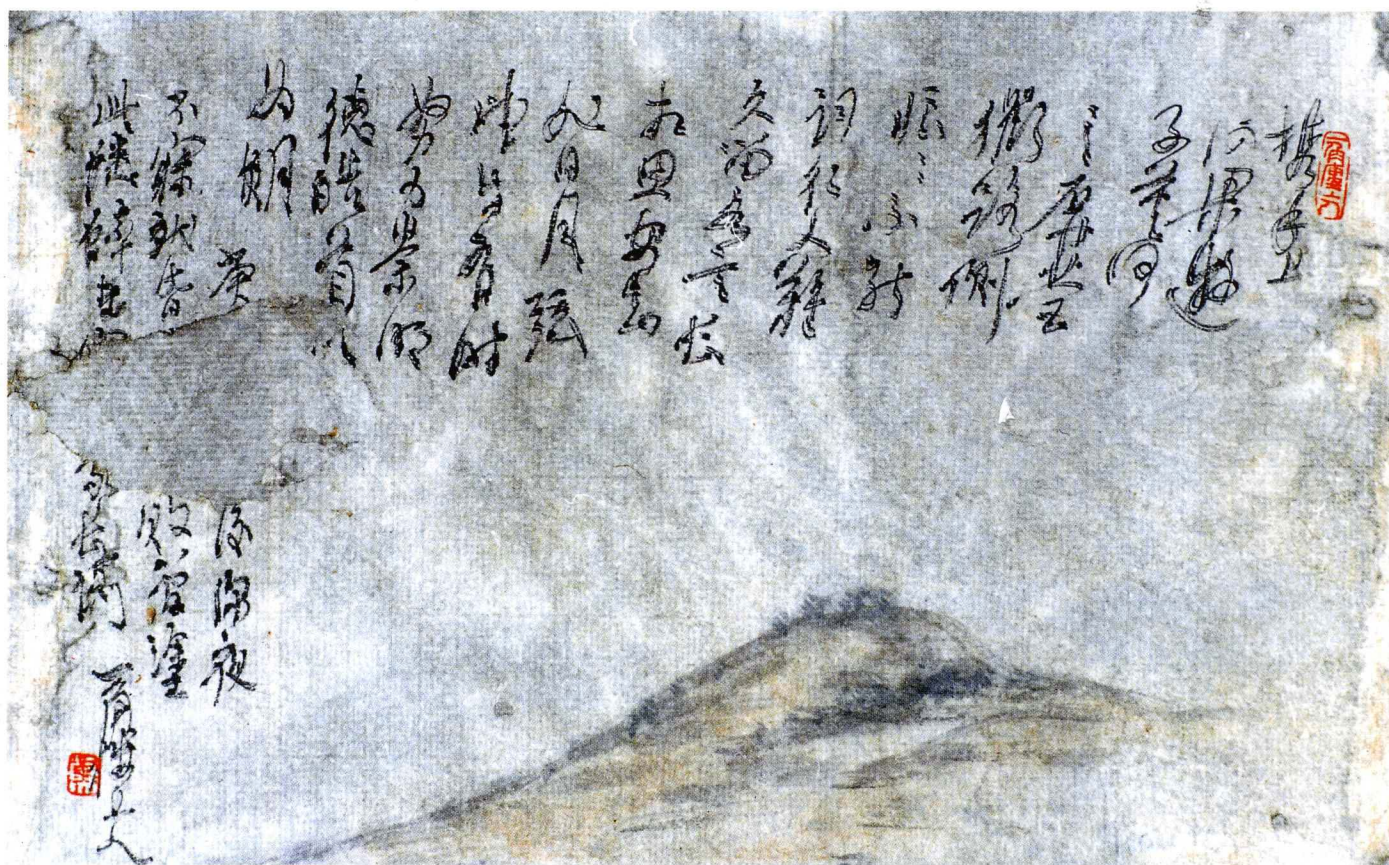
1976年春先父患病，我兄弟均在外地，母焦急无措，幸有邻居邓先生急人之难，背送至医院。因病一时难愈，我等只得竹椅抬之，送至十堰，迁延至4月19日逝去。

我父亲生性文弱，一生飘荡，幸常得友人之助，才能立足于长江之滨，如王文农先生、曹立庵先生、徐松安先生、邓锡信先生、鲁慕迅先生……均为先父生前好友，常在我家困难时援手。这些，将永远记在我们心中。

先父画集出版之际，我们还要感谢《东方艺术》、《今日湖北》等杂志，以及画家李世南先生。正是各方面的关注，才使先父的遗愿得以实现，先父有知，定含笑于九泉也。

如今，中国艺坛百花齐放，正是先父生前所盼望的景象，我们在怀念父亲的同时，也祝中国的书画艺术繁荣昌盛！

2001年12月



苍莽图 203 × 127mm

苍莽图

203 × 127m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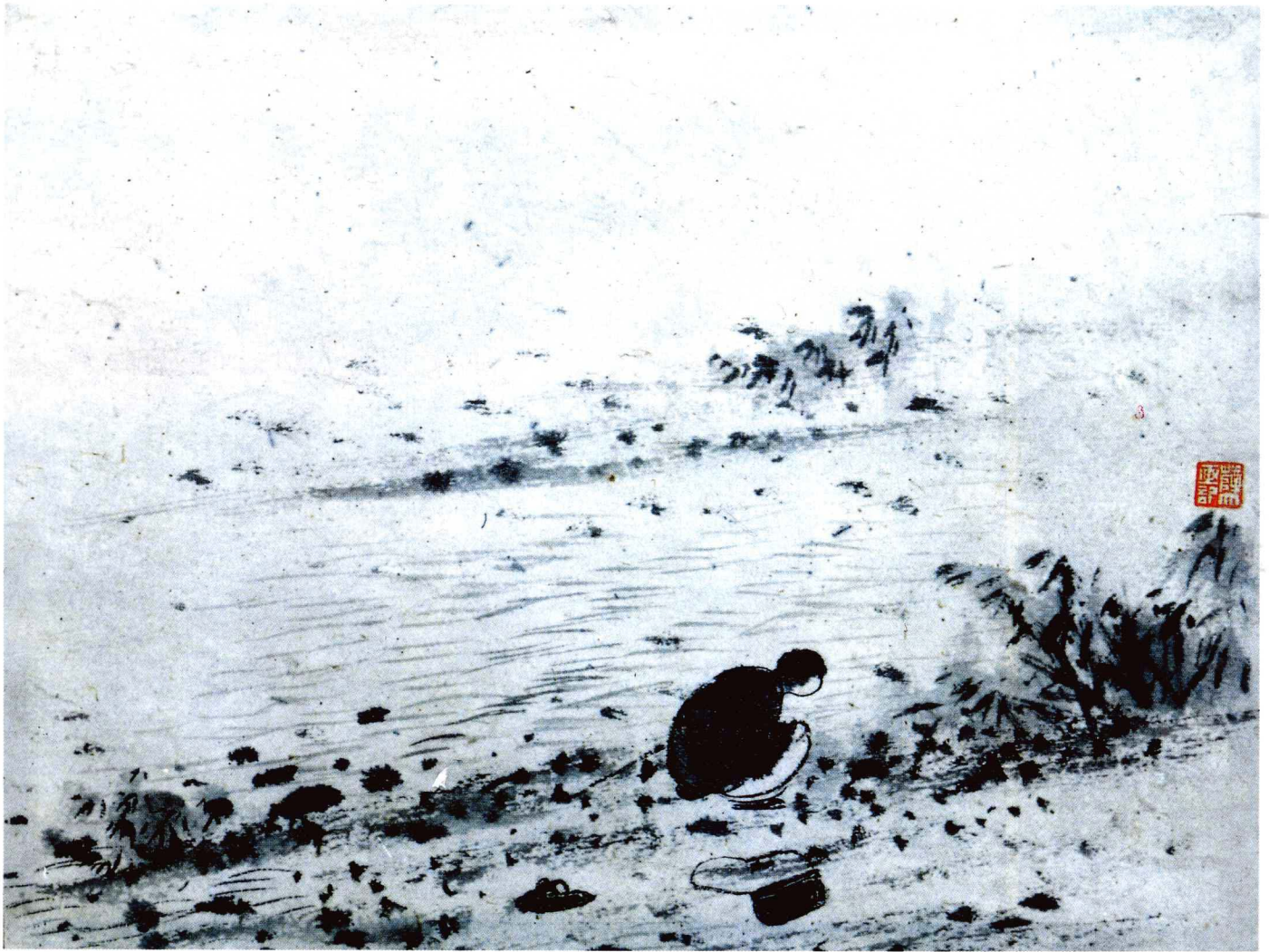
农居图 340×152mm

农居图
340×152m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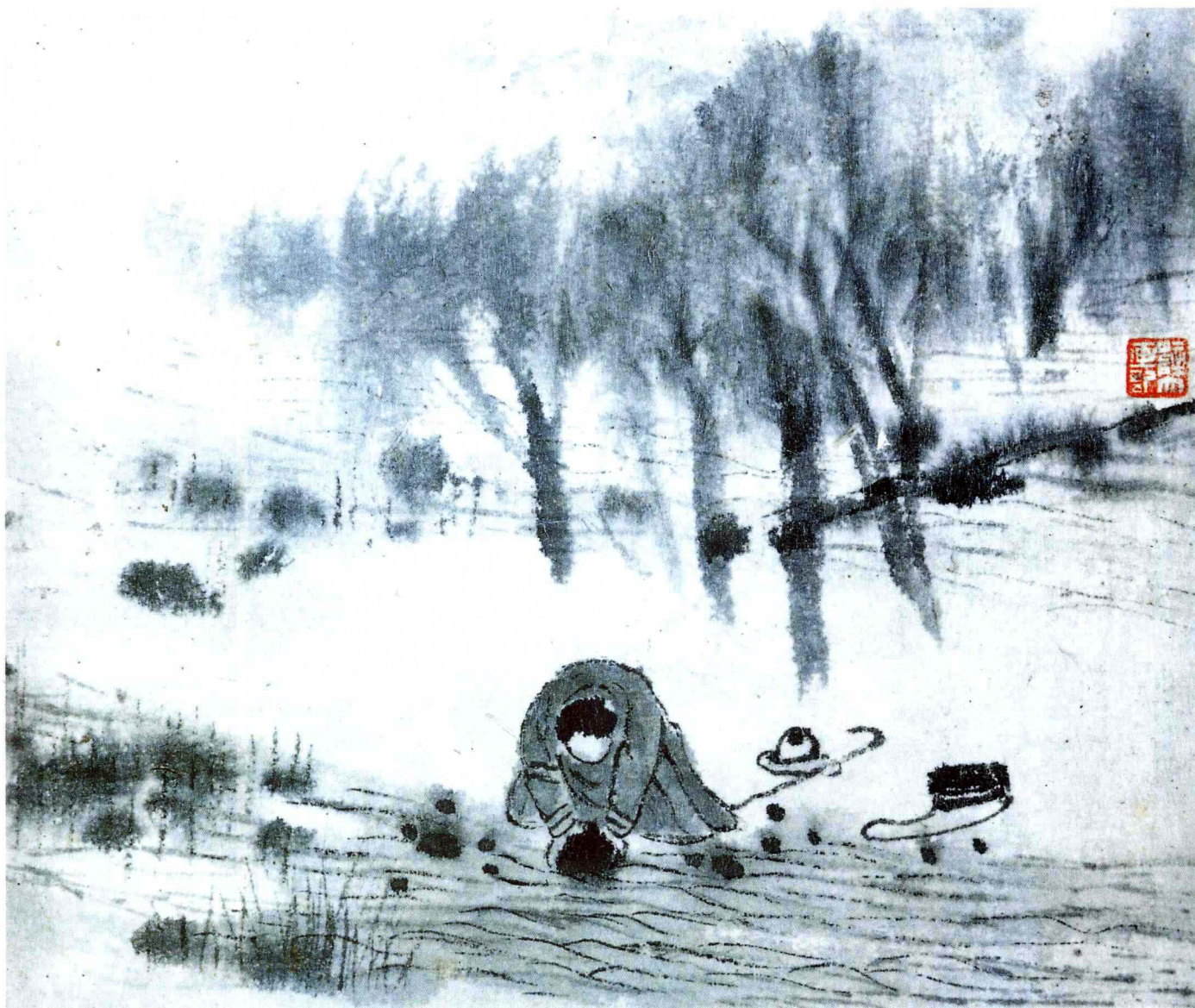
童戏图 278 × 195mm

童戏图
278 × 195mm



采石图 之一 170×130mm

采石图 之一
170×130m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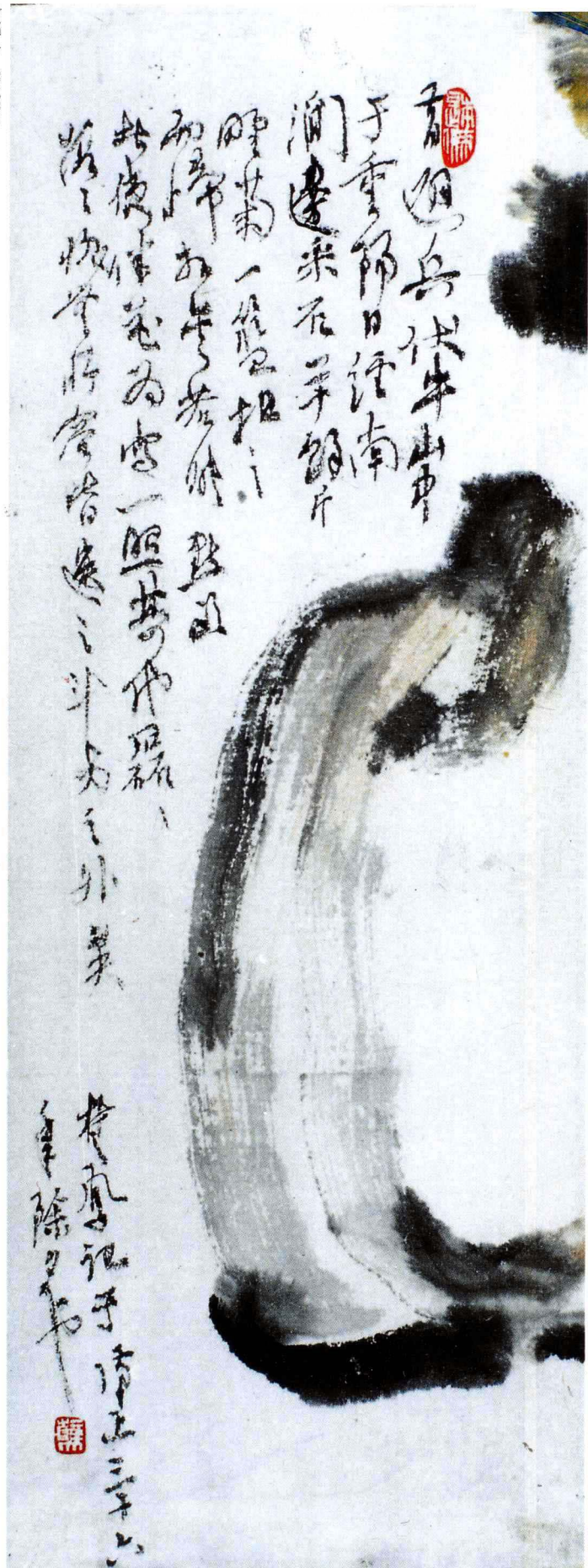


采石图 之二 124×116mm

采石图 之二

124×116mm

奇石图之一 98 × 260mm



奇石图 之一
98 × 260mm